

雷锋在我们队伍中



总后勤部政治部编著

雪线热流

总后勤部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总后勤部政治部编著

雪线热流

总后勤部卷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 名: 雪 线 热 流

著 者: 王宗仁 杨爱平 等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排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装订者: 河北三河三中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12,000

版 次: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0—13,500

书 号: ISBN 7-5033-0241-0 / I · 194

定 价: 4.60 元 (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雪线热流》序

周克玉

今年7月，我到格尔木参加中央军委授予青藏兵站部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结识了许多高原官兵，听到、看到了他们一桩桩一件件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领略了青藏高原“千山空皓月，万里尽黄沙”、“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这种蕴藏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壮丽景象。

漫漫青藏线，越戈壁，过草原，翻昆仑山，跨唐古拉，横亘于世界屋脊之上，遥遥数千公里。这里平均海拔4千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零下6℃，大部分路段含氧量仅有内地的一半，被地方政府划为特别艰苦地区，也有人把它称为“生命禁区”。青藏线的几代官兵，累计10几万人，正是在这种生存下去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36个春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为支援青海、西藏两省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为青藏兵站部题词中写道：“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高原特色的“三个特别”精神，成为官兵扎根高原、赤诚奉献的精神支柱，成为他们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这就是青藏

线之魂。

吃苦、忍耐、战斗，是军人的天职。但是，在高寒、缺氧、狂风、暴雪这种“特别”的环境中，它们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高原军人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大力倡导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它们聚焦，取火，点燃，传递，一代人一代人地继承发扬，使“三个特别”精神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簇圣火。在万年冻土层，他们喊出了“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响亮口号，硬是在地球的第三极上，抹上了一笔生命的绿色；在千里雪线上，他们让铁流滚滚，油流汨汨，人流沸沸，把西藏和内地联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品德象冰山上的雪莲那样纯净高洁，他们的意志象戈壁滩的红柳那样坚定顽强，他们的风格象暴风雪里的昆仑草那样朴实无华、默默无闻。他们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健康、鲜血乃至生命，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在中央军委为青藏兵站部命名之际，总后政治部组织了10几位作家和业余作者，赴青藏线采访、写作。他们用满腔热情的笔触，向读者奉献了这本报告文学集《雪线热流》。书中反映的先进人物和事迹，有各级领导干部，有广大基层官兵，有知识分子，也有职工、家属，他们是青藏线全体人员艰苦奋战的代表和典型，为我们树立起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生动而高大的形象。一位参加采访的作家回来对我说，一到青藏线，就被深深地打动了，感到满腔热血在涌流，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冲动，那里真是文学创作的肥田沃土，真有写不完的故事啊！

我完全理解作家们的激情。

我希望《雪线热流》能把这种激情传递给广大的读者。

目 录

序	周克玉(1)
青藏高原之脊	王宗仁 杨爱平(1)
不朽的高地	乔军中(46)
你有什么特别	余天宝(76)
埋在永冻层下的故事	王志雷(90)
天路第一站	鲁恒超(110)
荒原与人	师学军(134)
天路上飘动着一簇圣火	肖怡然(152)
爱, 在地球第三极	张鼎全 骆树基(174)

昆仑山的天使们	滕利娜(191)
梦断昆仑	张延扬(209)
流星划过的轨迹	耿成德(230)
昆仑落雪悄无声	王 鹏(240)
这一片绿地	郑永菊(259)
军人无禁区	刘书良(271)
康克林小传	万志群(285)
俞祥海和他的颅脑外科	乔军中 王 鹏(298)

青藏高原之脊

王宗仁 杨爱平

杨爱平，一个很秀气的象女孩的小伙。他很要强，说什么也要到世界屋脊上来，看一看人们怎样在这个地方活着。这次我和他共同完成这篇写青藏兵站部各级领导的报告文学创作任务。他在日记里写道：

“对涉世不深的我来说，这次青藏之行不亚于是一次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探险，好奇和兴奋溢于言表；而他呢？似乎显得十分冷峻，但我能感觉到，在他超然、深沉的外表下，掩隐着的也是一颗活脱、激荡的心。”

这里的“他”就是指的我。

下面的叙述中要改变人称：“他”变“我”，“我”成了“他”。没有别的意思，只因为我是一个在青藏线上跑过车、履历表上有过7年青藏奋斗史的“老高原”，这次是20年后重返昆仑山。我想，用我的视觉去看我曾经很熟悉的现在变得很陌生的一切，很有意义。

我回高原的步伐是充满憧憬的，因而有时很轻快；这步伐又难免不掺杂着某些怯惧，因而又很缓慢。果然，我一到西宁就阴差阳错地感到：离太阳近了，离死亡也近了。

青藏高原严重缺氧。

按人体正常需要氧气的比例计算，西宁缺氧 15~20%，格尔木缺氧 20~30%，昆仑山口以上缺氧 40~50%。

如果谁把这当成骇人听闻的戏言，那么，就请他结识一下他肯定认为是畸形人的青藏线人：紫红色的脸庞象祖辈生活在雪山的藏家人；指关节变粗指甲凹陷的手象深埋在沙包里的红柳根；沉默得近乎木讷的神情是因为不少人身上至少纠缠着“心、肝、肺”两三种高原病的折磨……

他们当初上青藏线时不是这样。他们在改造高原的同时，高原也改造着他们。而且在继续互相改造着。

我并没有有意收集，但许多这样令人诧异的事例撞到了我的跟前：在高原缺氧地区已经生活习惯了的青藏线人，一旦回到内地得到正常的氧气供应后，反而不适应了。于是，高原人中就有了这个奇特的称谓：醉氧。

醉氧？

辞海上绝对查不到。它属于西部军人奋战青藏高原的专利。

头几年，兵站部的一位领导调到内地某大城市工作，就是不适应，就象他当初从内地乍到高原那样不适应，头疼、呕吐、高烧、胸闷、气短……医生说：治好他的病的唯一办法是把他再送回高原去。

醉氧！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对青藏线人却成了祸害。

高原的戈壁滩上到处都是没有钟点的季节河。那倒在河床上的羚羊就是它的解释词。

我和小杨抱定了这样的决心：管它羚羊呢，高原人总算活下来了，而且还在这没有钟点的地方抗争着。我们的笔要

触及一下这些平凡人的灵魂之门，看一看这门内只属于他们的活鲜鲜的感情。

为什么把人都要写成一个面孔、一个灵魂呢？青藏线人不会象内地人活得那样富态，更不会象羚羊那样可怜。

我终于在一个霞光四射的黎明，从长江源头的兵站出发登上了唐古拉山之巅。如果你以为我要浏览世界屋脊的险峰之光，那纯属你的肤浅之见。我出发前看到那么多初上高原的内地人，还有一些“老高原”，都蔫乎乎地坐在兵站的卫生所里，等着医生给他们或输液、或打针、或讲上几句宽心话，他们全是被高山反应折腾得丢了神。我哪有心思观光？哪有雅兴风流？我只有一个愿望，向全世界宣布：世界屋脊被我踩在了脚下。20年前我开汽车时它在我的车轮下，20年后我攀登大山它在我的脚板下。

但是，我失望了。

就在我走到山巅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微不足道。海拔5700米的唐古拉山以恢宏、磅礴之势腾空拔起，压我而来……

也是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山下的兵站颤动了，公路颤动了，群山颤动了。我知道那是昨夜停息在车场的8个汽车连队开始出发，向唐古拉山冲来。恍惚之间，我只觉得脚下一滑，身子仿佛飘逸到了山下，随着车队一起向山上攀登、攀登……

我回到了人间。爬山必须从这儿开始。

这时，我拿起了从北京带来的这支英雄金笔，笔尖凝聚着沉重的负荷，犁开了青藏高原千年冰封的冻土……

不知是在梦境里还是在现实中，一位大概是团长的肩扛

中校军衔的军官追上我的车，拍拍我的肩，说：

“怎么跟你说呢，留在高原上的我的战友，不管怎么艰难都还活着，在抗争中活着。可他们那些下了山的，到内地没出两年，有的瘫了，有的疯了，有的死了……”

我摇了摇头，继续上山。

唐古拉山的风梳理着汽车的散热器。一块路石蹦起，这是青藏线跳动的脉搏……

一 活的雕像

我很吃惊，会有这种事么？如果是在那个“为纲”的年代，这肯定是一个新动向。可是，给我讲这件事的兵站部的这位副部长却非常镇静，镇静得有点冷漠。

他告诉我，在他过唐古拉山的那天夜里，有人污染了山巅的汉白玉石雕像，将机油泼在了像身像座上。他还说，象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的那个人是兄弟部队的一位老兵，他一边泼撒着机油一边发泄：雕像！雕像！老子在西藏干了10几年了，谁给我雕像？

副部长说完就走了，象吹了一阵风似的轻淡。

我却陷入了沉思，而且有几分恼火。

西部本来没有雕像。1989年10月，青藏兵站部来青藏线执勤35周年之际，青海、西藏二省区动了心思，在唐古拉山建了这座石像，那是一个顶风斗雪的军人石像，它象征着青藏线的1万多名官兵。

整个一支队伍被污染了。这是不能让人容忍的。转而我

又想，何必恼火呢？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那些污染别人的人首先给人们展示了他的污秽。何况真正奉献着的西部军人是不会有雕像的，因为任何刀工精湛的艺术都难以塑造出他们的灵魂。而我在这篇作品里不打算仅仅写青藏线人那风刀雪剑刻凿出来的脸庞，我要尽力凿刻他们那暴风雪都吹不冷的胸腔里的心，他们的灵魂。

活的雕像是活的灵魂。他们有一颗洁净无瑕的心。

我对那位副部长的冷漠似乎理解了。

什么是青藏线人的灵魂呢？

有人指指冰峰、山岩，我说，太硬；又有人指指红柳、雪莲，我说，太弱……

我和小杨一起在追寻。

A 西红柿价值的升华

那是一个夕阳久久不肯从山巅坠落的黄昏，昆仑山口某油库壮观新奇的一幕使我大开眼界，我多日来苦苦觅寻的东西在这时候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我国第一条横穿世界屋脊的 1080 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就是从这个油库伸出的，近 10 年来共计有 150 万吨油从这里源源涌出，流往西藏。但是，此时我的视线却从那气势磅礴的架在山脊的油龙移到了昆仑山北麓的玻璃温室里。这是一个菜园，它的美景、壮景不亚于天仙琼阁。当它猛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竟惊讶得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形容它。碧绿？翠绿？油绿？都显得太苍白——面对着这片倔强的生命。后来我发现温室的粗糙的土坯墙上歪歪扭扭

地刻着三个字：“雪山绿”，我心头忽地一亮：有了，绿，雪山绿，军绿，青藏线人之魂！

冷线绿雪。

太饱眼福了！这个寸草不生的亘古野滩、千年雪山下的这方绿地。我认为4千里青藏线唯独这里景色诱人。不信么？下面一组从这方绿地上长出来的数字就足以让你理解我的心情为啥那样激动：

一个南瓜68斤；一个茄子5.8斤；一条黄瓜4.1斤；一个萝卜3斤；一个西红柿2.1斤；豆角1米长……

仓库马主任站在仿佛撒了一层热乎乎的面汤水的玻璃房中间，抹了把鼻尖上的热气，以七分自豪三分神秘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们库里共有3个这样的温室，加在一堆约一亩半地。昆仑山的暖房是四季种菜，常年收获。吃菜的旺季有三次，第一次在春节前后，第二次是三四月间，第三次就到了国庆节了。现在是七月，你们算赶了个两头不着边的淡季。”

说着他摇了摇足有二米高的辣椒树，很有一番炫耀的意思。辣椒长成树这在内地实在罕见。之后，马主任摘了个西红柿塞到我手里，说：

“上次军报江永红记者来暖房，逮住这西红柿就吃起来。那家伙真馋，二斤重的柿子两口一个。他说在这个地方吃西红柿比在北京进‘全聚德’还来劲！”

我和小杨直笑，拿着西红柿却怎么也张不开口，怕羞。

我知道他们这菜种得不容易。羊粪是从120公里外的西大滩拣来的，人肥是从180公里外的大柴旦运来的，水是从5公里外的雪水河拉来的。单算经济帐贴进去了老鼻子。种

菜人说：我们在高原种菜种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

精神？追求？

我想到刚才我在仓库办公楼前的空地上看到的那一株株“羊粪草”，头发丝一样的叶子，很硬，直硌手。主人说，那是头年从西大滩拣来的羊粪里的草籽落地长成的。够顽强了，羊儿没把它嚼碎，屙出来，它从昆仑山深处挪到了戈壁滩上。羊屙出来的草！

这就是精神么？

我找到了当初在昆仑山口倡导种菜几经失败终于染绿了戈壁的这个仓库的原政委、现任兵站部副部长耿兴华。

你实现了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羊都不屙屎的地方种出来了菜。

我们种菜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看。就是看菜。

看菜？太新鲜了！你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看的？

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或是夏天里飞沙走石的日子，睁着眼什么也看不见，我在这时候下了班常常蹲在温室里看那红亮亮、脆鲜鲜的西红柿，瞅着它长个儿，看着它变红。一看就是半天，忘了吃饭，连抽烟也忘了，身后不知啥时蹲了好些同志跟着我看菜，我竟然没有发觉……

连饭都不吃了，你这真是看饱了肚子。

岂止是看饱了肚子？不少人看了这稀罕的蔬菜，在这儿蹲得住了。原先总有一些人年年闹腾着从我们库要往外挪挪，这个地方是“三只蚊子一盘菜”，留不住人啊！自这昆仑菜园出现后，再也没有人提外流的事了。我是政委，平时常给大家上政治课，教育同志们要在昆仑山扎根。现在我似乎感觉到，这个菜园替我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

我理解。不仅是理解，更多的是对开辟“昆仑菜园”并把蔬菜的价值升华到新的高度的高原人发自内心的钦佩。

我对耿兴华刮目相看了，我由此推知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定很丰富。去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五集电视系列片《西部没有雕像》后，在全国反响强烈。也许你还不知道，耿兴华正是这部电视片的作者之一。有人不解了，一个管“猪圈、菜地、豆腐房”的行政干部，哪来的雅兴写剧本？不奇怪，把这个耿部长与几年前在昆仑山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辟建菜园的耿政委联系在一起，一切都昭然而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他不但懂这个，而且会变。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需要一种不甘寂寞的精神，而且要把这种精神昭示给高原以外的人。他不需要人们的赞语，只求大家的理解。这就是耿兴华。

耿兴华在青藏线上整整工作了 30 年。我和他是老战友，曾在一个宣传处的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人家公认的演讲起来具有相当诱惑力的演说家。容易激动的人能写出好诗，耿兴华的诗作不多，但不乏精品。前七、八年时，报刊上被那些朦胧诗盖得几乎失去亮色。耿兴华认真研究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不懂，就是读不懂。他去请教一个对朦胧诗相当欣赏的人，竟然也说不出名堂来。什么事！不懂还要去吹，世界真奇妙。他熬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组从青藏线的生活海洋里打捞出来的诗，发在青海日报江源副刊的头条。大家说，盖帽了！没想到我这次见到他，他还不显老，小 50 岁的人了，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气质并没有减。人嘛，就应该这样，即使 100 岁了，也不可把 18 岁的风流磨掉，也应该跳舞，也应该写诗，也应该女的穿短裙男的戴戒

指，也应该象耿兴华那样有“看菜”的勇气和雅兴。
活的雕像就是要活得这样滋润。

B 32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

我想起了兵站部王根成部长，他是在另一种夹缝里生活、并不断获得安慰、信心和乐趣的青藏线人。

这是一个由 800 里秦川的包谷糝支撑起来的一米八个头的刚烈汉子。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瞅瞅他这个头儿，看看他那古板中渗透着几分森严的脸，就会得出结论：世上的事情没有他干不成的。

他在青藏线上呆了 32 年，和他一起上高原的人都早已下山了，自今他还欢欢实实地干得很起劲。有人说，全兵站部翻越唐古拉山次数最多的人是王根成。可是，要拿出翻山的具体数字就难了，不要说别人，就连他本人也难以计算出来。他是从班、排、连，到营、团、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上来的，光在师职的岗位上他就蹲了 8 年，用一个战士的调皮话说，8 年暖块石头也孵出鸡娃了。不论在哪个位子上，王根成只知道黎明即起，不停地工作；他只记得今天哪些事情需要急办，明天有哪些事情要筹划。他仿佛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什么叫艰苦，什么叫牺牲，仿佛他天生就该在这个世界屋脊上扎根、苦干。

我和王根成是一个火车皮拉来的战友，我们都是那个全国人都知道的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县人，入伍后又在一个部队开汽车。1965 年我调到首都工作，他仍象西藏的牦牛一样在雪山上超负荷行进。其间，他作为青藏线上的先进个人

人和先进单位的代表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们匆匆地见过面，但都不曾深谈。这次，我一到西宁，他就赶到招待所来看我，当着众多的相识的不相识的人将了我一军：“当时我在六连当排长，你从机关下到六连代职副指导员。一次检查内务，你提起我们一个驾驶员扎得松松垮垮的背包批评我说，你这个排长咋当的，带的这兵能打仗吗？”这事我确实记不得了，即使当时批评过他，那也是有口无心。30年前的事他还记得这么清楚。他没有把老战友忘掉。

我的这位老乡没有给江东父老丢面子，他在青藏线干出了名。开汽车时，是全团唯一的万里车驾驶员；当连长时，他们的连队被总后树立为标兵连队；当团长时，全团的出车率提高到80%，这在青藏线上是少有的；当兵站部部长时，中央军委授予他们“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光荣称号。还要怎么样呢？确实够意思了！

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又不能不和相应的痛苦甚至眼泪连在一起。正是苦涩的眼泪洗刷出一尊有灵魂的雕像。

这次，我和王根成关起门来谈话，掏心拿肝。

“你的身体情况到底怎么样？”我问。这次我们见面后我发现他虽然还是那个黑脸大个儿的王根成，但已经不那么壮实了。宣传科王志雷同志也给我递了个“情报”：去年在唐古拉山顶举行雕像落成典礼时他讲话，好个喘哟。当晚他在沱沱河兵站住宿，半夜里断了氧气，差点出了麻烦。王志雷说，过去的王部长可不是这样。

我问话后，王根成回答：“身体是有点不如当年了，去年春天我到了拉萨，几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我听着听